

萨特散文

◎文字生涯◎什么是文学?◎关于《家中的低能儿》◎七十岁自画像

外国散文插图珍藏版



人民文学出版社

外国散文插图珍藏版

萨特散文

〔法〕萨特 著
沈志明 施康强 译

人民文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萨特散文/(法)萨特著;沈志明,施康强译.—北京:
人民文学出版社,2009

(外国散文插图珍藏版)

ISBN 978-7-02-006608-7

I. 萨… II. ①萨…②沈…③施… III. 散文-作品集-
法国-现代 IV. I565.6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08)第084645号

责任编辑:仝保民

装帧设计:翁涌

责任校对:刘光然

责任印制:王景林

萨特散文

[法]萨特 著

沈志明 施康强 译

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

<http://www.rw-cn.com>

北京市朝内大街166号 邮编:100705

北京中印联印务有限公司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字数245千字 开本880×1230毫米 1/32 印张10.875 插页2

2009年2月北京第1版 2009年2月第1次印刷

印数1—10000

ISBN 978-7-02-006608-7 定价22.00元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与本社图书销售中心调换。电话:01065233595

出版说明

外国散文,浩如烟海。名家群星璀璨,佳制异彩纷呈:或饱含哲思,深沉隽永;或清新质朴,恍若天籁;或激情如炽,诗意纵横;或嬉笑怒骂,酣畅淋漓……二十世纪以降,中国广泛吸纳异域文化,许多外国散文名家日渐为国人熟识和喜爱,外国散文的写作深刻影响了中国现代散文乃至现代文学的生成与发展。为集中展示外国散文名家的创作风采,我们邀请国内著名学者、翻译家精心遴选名家佳作,一人一册,每册约二十万字,并辅以与作家、作品有关的珍贵图片若干,荟集成这套“外国散文插图珍藏版”,分辑出版,首推二十种。

“外国散文插图珍藏版”是我社正在陆续出版的“中华散文插图珍藏版”的姊妹篇,它的出版无疑会为读者全面欣赏和收藏中外散文经典提供便利。

人民文学出版社编辑部

二〇〇八年四月

译 序

——什么是萨特式散文

我们这个集子称为《萨特散文》，但在特殊意义上使用“散文”一词，绝对不同于《张爱玲散文》、《朱自清散文》等无其数的汉语散文集。萨特赋予散文一种特殊的广义，广泛到令中国读者难以置信的程度，所以我们首先要对萨特式散文作一界定，否则读者会一头雾水。萨特有意把散文(prose)和韵文，即诗歌(poésie)对立起来，把诗歌赶出文学范畴，归入音乐、美术、建筑一类(详见《什么是文学?》)，而把通常的散文含义无限扩张。我们称这种散文为萨特式散文，即除诗歌以外所有的文字，包括文学、哲学、美学、精神分析学、伦理学等等。同时，他所指的文学(littérature)，不仅是狭义所指的小说、戏剧、文论、散文、杂文等，而且涵盖哲学、美学、伦理学、精神分析学等专论专著。简言之，萨特认为，词语文字处在自然状态时，虽有自然意义，但诗歌是把自然文字以不同的方式自然串连在一起，不必承载什么思想，毋宁说是一门艺术。而散文则把文字组织起来用以表达思想，对一事一物命名。在给事物命名的同时就改变了事物，而这就成为作者的职责。萨特这个定义，读者姑妄听之可矣。他这种分类方法，中国文学传统是决不可能接受的，我们也不必在此探讨。

然而，萨特的全部文学、哲学、美学、伦理学等著作始终贯串着他独创的思想理论，我们称之为萨特存在思想(pensée

existentielle)。它自成体系,有一套相对完整、前后一致的术语词汇。我们经常听人说,萨特的著作艰涩难懂。其实不然,他的论述用语,多为普通词汇,不过富有独特的哲理、抽象、具象、形象而已。如果缺乏西方哲学文学的功底,初读会感到莫名其妙。更有甚者,萨特既是哲学家又是文学家,两者的文体有时交错混杂,而他对自己的文体系统作了规定:“在哲学上,每句话都只应有一个意义,叫单义词^①。”而在文学中,比如“在《文字生涯》中,我力求让每句话都带有多种相互重叠的意思”。假如这番功夫用在哲学著作上那就糟了。不幸,萨特时不时情不自禁地运用,从而增加了读者的阅读难度。比如,《存在与虚无》结束语的最后一句:“人是一种无用的激情。”作者自己承认,“‘激情’和‘无用的’这两个词的歧义歪曲了原话的意思,引起了一些误解”。但我们猜测萨特心里暗自得意,因为这会引起一种捉摸不透的悬念,促使读者继续关注他的著作。

萨特式散文最大的特点,是把不同的文体融于一炉。限于篇幅,只举两例。比如《文字生涯》,从严格意义上来讲,是以叙事散文体对自我进行存在精神分析(psychanalyse existentielle)的研究著作,或称存在精神分析式的自传,但也是一部小说,“一部我信以为真的小说,无论如何是一部小说”,因为书中的人物既是虚构的,又不是虚构的:世人始终对自己缺乏足够的了解,必须“借助虚构拐一个弯子”,“以便接近这个由客观性和主观性共同组成的整体”。又如《家庭中的低能儿》,作者用上了存在精神分析方法和马克思主义方法论,甚至尝试应用马克思的辩证历史唯物主义方法,是一部严谨的学术专著。但是萨特自己认为,这是一部“真实的小说”,甚至可归入十九世纪的修业小说。他认为,福楼拜的修业经历导致他终生的失败。书

^① 凡引用收入本集的文章的一律不注出处。

中的福楼拜既是萨特想象中的福楼拜，又是本来面目的福楼拜。要知道，他从事此项研究时，每时每刻都需要发挥想象。

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期，正是萨特从青年转入中年的时代。无政府主义文学家和哲学家萨特第一次与社会和历史相遇，以致他深有感触地对西蒙娜·德·波伏瓦说：“我先前那些所学所写的一切，在我看来，不再有价值了，甚至不再言之有物了。”^① 确实如此，战前萨特相信绝对自由，即所谓“人注定是自由的”；战后他才悟出没有注定的自由，只有经过斗争才能获得一点自由。战前他“以自我为中心”，战后从个体转向集体，从个体存在转向集体存在。原来以个体为研究核心的存在哲学，逐步吸收存在决定意识、剩余价值、物质匮乏、阶级斗争、异化、辩证法、历史唯物主义等马克思学说。他与全盘接受斯大林主义的法共又合又斗，最后决裂。从这个漫长过程来看，与其说萨特曾是法共的同路人，不如说他是马克思主义者的同路人。一九四四年法国解放后，二战期间一直躲在莫斯科“养病”的法共总书记多列士，急忙跑回巴黎登上副总理宝座，试图推行斯大林主义。萨特为了向法共发难，在《现代》上隆重推出《什么是文学？》，矛头主要指向苏共与法共的文艺理论，一针见血指出：“斯大林式共产主义的政治是与诚实操作文学职业不相容的。”他因此立刻遭到法共的猛烈抨击。这段历史为众所周知，不必赘述。

战后萨特逐渐介入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不仅从文学理论上系统提出介入文学，而且在创作上转向和贴近大众生活，一再声称“我真诚心诚意断言只为我的时代写作”。介入文学明确强调作家必须对人类社会负责，因为“作家是与意义打交道的”，“散

^① 《与让-保尔·萨特长谈——1974年8月至9月》，西蒙娜·德·波伏瓦笔录，见《离别仪式》第490至491页，伽利马出版社，1981。

文作家的行为方式可以称之为通过揭露而行动,在阐述感情的同时照亮他人的感情”,因为“散文在本质上是功利性的,不可能不偏不倚地描绘社会和人的状况”。正如执政不可能不得罪人,写作也不能不得罪人。所以,文学家必定身负重任。

一九四六年十一月一日在巴黎索邦大学召开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成立大会,萨特应邀致词,题为《作家的责任》^①,明确指出作家的责任是:为自由和解放建立一种积极的理论;站在被压迫人民的立场上谴责暴力,确立目的和手段之间名副其实的关系;以作家的名义不顾一切地拒绝为建立或维护某种秩序所采用的任何暴力手段。这篇致辞成为次年发表的《什么是文学?》的提纲或蓝本。

这部名著的核心是文学介入。萨特认为,作家一旦选择写作,不管愿不愿意,已经介入了。“介入”什么?介入世务,揭示世人事物,命名事物,揭露矛盾。其实揭露本身就是变革。任何文学作品都是召唤,写作是为召唤读者理解和接受其揭示其命名。“作家为诉诸读者的自由而写作,他只有得到这个自由才能使其作品存在。”人们必须与有害的制度和有害的意识形态作斗争,哪怕那些执行这种制度和这种意识形态的人不是坏人。“文学就是行使自由。”

萨特在阐述他的“介入文学”理论时,确实以马克思主义的阶级和阶级斗争理论为依托,但更为激进。他的论点太武断,观点太极端,有否定前人一切成果的嫌疑。萨特只是稍为肯定了一下法国十八世纪文学,如伏尔泰、卢梭、狄德罗。他赞赏十八世纪三杰,是因为他们的作品使贵族特权阶级良心不安。而十九世纪作家,除了雨果作为唯一的例外,一律表现太差,因为他们都使压迫阶级,即资产阶级,问心无愧。十九世纪的小说技巧

^① 这篇致辞由韦尔迪埃出版社于1947年出版单行本。1998年重版。

向法国读者提供了资产阶级令人放心的形象。大多数作家都出身资产阶级家庭,虽然他们都是叛逆者,具有本质上的批判精神,但他们的批判基本上都可被资产阶级所接受,包括乔治·桑那样信奉社会主义的作家。因为他们的社会主义也是资产阶级理想主义的一项副产品,所以他们中间谁也未能对文学真正产生深刻的影响。

更有甚者,萨特一概否定十九世纪至二十世纪初的所有文艺思潮和流派:浪漫主义,为艺术而艺术、现实主义、自然主义、巴那斯派、象征主义、巴雷斯式的爱国主义、超现实主义等等,一律斥之为:“所有的流派在一点上达成一致,即文学艺术是纯消费的最高形式。”可举两例,其一,萨特评论自然主义作家莫泊桑的《漂亮朋友》时指出:“漂亮的朋友攻克的不是资产阶级的堡垒,他是个浮沉子,他升到水面上来,只是证明一个社会崩溃了。”其二,他觉得超现实主义荒唐,不屑评论,只引勃勒东写的一句话就够了:“最简单的超现实主义行动,便是拿着手枪上街,朝人群乱开枪,能坚持多久就坚持多久。”

总之,萨特把法国从资产阶级大革命到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定为资产阶级上升期。这段时期内,资产阶级比较强大,作家群突破不了资产阶级的包围,而且他们本身就是资产阶级作家。他从而整体性否定了他们的政治立场、阶级属性、道德价值、行为方式、创作劳动和文学成就。其理论依据是这个历史时期的“文学已沦于异化了”:“一个特定时代的文学当它未能明确意识到把自己看做手段而不是不受制约的目的时,这个时代的文学就被异化了。”

雨果是个例外,萨特多次提到,但语焉不详,只是说:“实属罕见,因为他是打入社会各个阶层,唯一受到当时民众欢迎的作家。”言外之意,雨果没有被异化,或较少被异化。而我们猜,在他看来,彻底被异化的,非福楼拜莫属,因为光从收入这个集子

的文章来看，萨特也无数次提到福楼拜，对他批得最多最猛。他承认：“不介入世务的福楼拜，似乎成了我的心病。”我们甚至可以说：福楼拜像个幽灵一直附在他的身上，从九岁到七十五岁，除一九四三至一九五四年他处在写作鼎盛期和社会活动家高峰期无暇顾及，福楼拜始终萦绕他心头，挥之不去，欲罢不能。萨特为什么那么恨福楼拜，是“爱之深，才恨之切”那种恨吗？还是他的“介入文学”理论涵盖不了福楼拜呢？福楼拜的客观存在处处与他作对，与他的理论格格不入，却丝毫不妨碍福楼拜作品永垂不朽，抑或成了萨特文学的参照系数和让他得以自我认识的一面镜子？

萨特七岁前就读了不少书，七岁后开始攻读经典作品。九岁时外祖父只让他读《包法利夫人》一个片断，而把原著藏在书柜高处，不让他接触。小男孩居然当着来访女客的面，向靓丽的母亲吵着要读《包法利夫人》。有教养的母亲用悦耳的嗓音说：“哦，如果我的小宝贝在这个年龄就读这类书籍，赶明儿他长大了该怎么办呢！”他放肆地回答：“我就照着做呗！”这句回嘴获得最真诚和最持久的赞扬。于是他偷偷把全书读完，甚至写道：“我读了二十遍《包法利夫人》的最后几页，末了能把整整段背得滚瓜烂熟……我贪婪地吸收语言的同时，深深地被形象吸引住了。”后来他一有机会就重读福楼拜作品，包括《情感教育》等，越读越恨，对有些人物的敌意越来越深。比如，爱玛又笨拙又恶毒，而懦弱憨厚的查理·包法利窝囊得叫人难受，简直难以容忍。我们知道乔治·桑曾评说，福楼拜作为小说家，深藏在作品人物背后，丝毫不露声色，不介入书中发生的一切事情。她这个权威的评论几乎为所有人接受，这确实也是福楼拜作品的一大特色。与之相反，萨特在阅读《福楼拜书信集》之前，就觉得福楼拜“把自己放进人物里面”，而且“他自己既是虐待狂又是被虐待狂”，让读者看到“他的人物既可悲不幸又招人

反感”。

直到战争爆发，萨特应召入伍后不久即在战区被俘之前，他有大量时间阅读、钻研《福楼拜书信集》，这才茅塞顿开。他依然不喜欢福楼拜这个人物，但说过“他的书信集有助于我理解他的小说”。经过几年的深思熟虑，他决定要写一本关于福楼拜的书，并在《存在与虚无》的《存在精神分析法》一节结尾正式宣布这个计划。不过，自从他接近马克思主义从而提出“介入文学”之后，他对福楼拜的批判越来越严厉。他在《什么是文学？》中严肃提出：“福楼拜出身资产阶级，自己也是资产者，却看不到资产阶级是压迫阶级……他是用心理学和理想主义的术语给资产者下定义。这就为资产阶级效了大劳。”甚至谴责福楼拜公开承认资产阶级的统治权：“巴黎公社曾吓得他魂不附体，他在公社失败以后写的信里充满对工人的卑劣的辱骂。”并附上注释，列举十一条福楼拜的“反动言论”。言外之意，福楼拜的作品也是反动的。所以如此，无非因为福楼拜作品最不符合他“介入文学”的创作原则：“每一种精神产品都是特别的发明，好比是作者对文学性质、价值和意义做出的决定；每一种精神产品都带来自己的规则，与其愿意接受的评判原则；每一种精神产品都宣称它使整个文学介入，并且为之开辟了新的道路。”

萨特的激进和极左，连一些法共的有识之士也看不下去了。一九五四年他再次接近法共时，当时的法共中央委员罗杰·加罗迪向他建议：“让我们挑选一个什么人，尝试着解释他，我用马克思主义方法，你用你的存在主义方法。”萨特当即应战，提出要剖析《包法利夫人》。事情就这样约定了。他心想：“福楼拜本人始终憎恶《包法利夫人》，这本书为他赢得不虞之誉，同时也使他蒙受耻辱。”未想到两年之后发生了匈牙利事件，萨特与法共彻底决裂。加罗迪沉默了，一度信仰天主教，最后皈依伊斯兰。但萨特没有放弃计划，终于花了十年工夫写成并出版《家庭中的低能

儿——居斯塔夫·福楼拜》第一、二卷(1971)。

这部巨著可以说集萨特存在思想之大成,借福楼拜这面镜子总结作者一生的文字生涯。萨特从福楼拜的家庭入手,时不时对照自己,确认福楼拜一家很能代表当时的资产阶级。“我对福楼拜母亲的恶感,正好衬托我母亲的无比温柔。实际上,我之所以厌恶卡罗琳正是因为我自己备受母爱。”童年萨特备受宠爱,自以为享有“绝对自由”,而福楼拜的家庭从小强加给他严格的制约。在一个外科医生的家庭,父亲的事业应归长子继承,小弟居斯塔夫是没有份的。一切都已事先决定好了。居斯塔夫还能做一些选择,不过多为受制约的抉择,就是说他在童年时代便失去自我了。福楼拜自己说过:“我不觉得自己是自由的。”萨特早在《辩证理性批判》中描述过什么是被异化的自由,连他自己也已改变了观念,不再确信“人注定是自由的”。他由此改变了对福楼拜的看法,连情感也发生变化:“过去我对福楼拜常有反感,这种反感逐渐消失了。”

萨特运用以精确的历史知识为基础的马克思主义方法,对福楼拜进行存在精神分析,发现福楼拜患有精神官能症。我们知道,往往伟大的文学艺术家多少患有精神官能症(萨特也不例外),依此萨特得出以下结论:“为艺术而艺术”需要一种神经官能症……实际上,福楼拜从个人冲突出发,创造了他自己的为艺术而艺术,因为客观精神使一个在一八三五至一八四〇年间立志写作的作家,采取后浪漫主义的神经官能症立场,即“为艺术而艺术”。就是说他“写《家庭中的低能儿》必须排除任何道德判断”,“把他看做一个人”,这叫“情感同感法”。这是因为福楼拜受过的苦太大,尽管不少痛苦是他自己想象的。“用马克思主义方法把福楼拜进行整体化,这是属于我的一种方法,用以证明任何人都是完全可以被认识的,不管我喜欢或不喜欢其人。”

很可惜，萨特坚持反对“文本主义”和符号学。其实普鲁斯特早就提出要把作家与其作品分开来研究，作品中的“我”是另一个“我”，不可混为一谈。正因为如此，萨特选定了福楼拜，因为后者大量书信的内容真实，无可置疑，独一无二：“福楼拜在书信里就像躺在精神分析医生的长沙发上那样把自己和盘托出。”萨特当然有他的道理，他认为作家和作品是辩证统一的，并以身说法：“我按自己的形象塑造我的人物，并非原封不动地照搬我的形象，而是按照我竭力成为的形象加以塑造。”这个说法，恐怕也难以驳倒。

有鉴于“人与人之间无法沟通是十九世纪和二十世纪初资产阶级的重大主题之一”，萨特仍抓住“介入文学”理论不放，但在《家庭中的低能儿》中做了修改，现概述如下：

文学介入的第一层次，是以形象和想象对真实的现实进行自由批判和自我批判：“文化是人类的产物，作者把自己摆进去，从中认识自己，只有这面批判的镜子让他看到自己的形象。”第二层次，是政治层次，即要看作者的社会立场，比如福楼拜，他是资产者，辱骂巴黎公社社员，是反动派。但停在这个层次是“对福楼拜不公道的”（萨特语）。第三层次，即最深层次的介入，即“企图借以拯救自己一生的介入”（萨特语）。归根结底，萨特自认为他承担了全世界，承担了整体，恰似哈姆雷特，把全人类和全世界扛在自己的肩上，有必要时，正如萨特所说：“一个人对抗所有的人，这是我的准则。”他提倡，作家要把自己看成向导和精神领袖，并承担风险。由于掌权的精英集团越来越喜怒无常，今天对作家宠信有加，第二天就会把他投入巴士底狱，所以作家不复能如他的先辈们那样过太平日子了。

最后，为结束此文并对萨特的思想历程作一总结，不妨引用《关于〈家庭中的低能儿〉》的结束语：“我以为，今天的新型知识分子应该把一切献给人民。我深信，人们可以在这个方向上走

得很远,但是我还不知道怎么走,无论如何,这是我正在探索的目标之一。”

沈志明

二〇〇八年盛夏于上海

目 录

文字生涯	沈志明 译 1
一、读书	1
二、写作	86
什么是文学?	施康强 译 156
一、什么是写作?	157
二、为什么写作?	181
关于《家中的低能儿》	施康强 译 204
七十岁自画像	施康强 译 225

文字生涯

一、读书

一八五〇年左右,阿尔萨斯的一位小学教师为孩子所拖累,降尊纡贵改当食品杂货商。这个脱雅还俗的人巴望有一个补偿:既然他已放弃造就人才的事业,那就应当有个儿子从事塑造灵魂的工作:家里要出一个牧师。这件事落到夏尔头上。夏尔不干,甘愿背井离乡去追寻一个马戏团的女骑手。于是夏尔的画像在墙上被翻了个儿,从此不许提起他的名字。该轮到谁呢?奥古斯特赶紧学父亲的样,献身于商业,并对此感到心满意足。只剩下路易了,正好路易没有什么突出的天赋,父亲便抓住这个沉静的小伙子,转眼间让他当上了牧师。路易谨遵父命,竟至也亲自培育了一个牧师——阿尔贝·施韦泽^①,他的生涯我们都是知道的。

然而,夏尔没有找到他那位马戏女郎,而且父亲的高雅给他留下了印记:他毕生追求高尚情趣,醉心于把芝麻大的事搞得轰轰烈烈。看得出,他并不是不想光宗耀祖,只是想从事一项轻松的修行,既神圣又能跟马戏女郎厮混。教书这一行倒能两全其美,于是夏尔决定教德语。他写过一篇论述汉斯·萨哈斯的学位

^① 阿尔贝·施韦泽(1875—1965),法国神学家、哲学家。一九五二年获诺贝尔和平奖。

论文。选用了直接教学法,后来他自称是直接教学法的创始人,与西蒙诺合作出版了《德语课本》,备受称赞。从此一帆风顺,连连晋升:马孔,里昂,巴黎。在巴黎的一次发奖仪式上,他作了演讲,讲稿还很荣耀地专门印发给大家:“部长先生,各位女士,各位先生,我亲爱的孩子们,你们怎么也猜不着我今天要给你们讲什么,我要讲音乐!”他还擅长即兴吟诗。家里人聚在一起的时候,他常说:“路易最虔诚,奥古斯特最有钱,而我最聪明。”兄弟们听了哈哈大笑,妯娌们听了直抿嘴巴。

夏尔·施韦泽在马孔娶了路易丝·吉尔明,一个信天主教的诉讼代理人的女儿。她对新婚旅行一直耿耿于怀:丈夫没等她吃完饭便把她拽走塞进火车。到了古稀之年,路易丝还讲起在车站餐厅吃韭葱冷盘的事:“他把葱白全吃了,只把葱叶留给我。”他们在阿尔萨斯待了两个星期,始终围着餐桌转。兄弟们用土语讲些不堪入耳的与排泄物有关的故事。牧师路易不时转过身来给路易丝翻译几句,算是基督教徒的施舍吧。没过多久,她便从医生那里获得了通融证明,从而免去了同房的义务,可以单独住一间房。她老嚷嚷偏头痛,常常躺在床上不起来,开始讨厌噪声、情欲、热情,总之讨厌施韦泽一家粗俗不堪和演戏似的生活。这个易怒的、狡黠的女人总是冷冰冰的。她的想法正经,但不高明。她的丈夫想法不正,但有巧思。因为她丈夫爱骗人而且轻信,所以她对什么都怀疑:“他们硬说地球是转动的,他们懂得啥?”她周围尽是一些道貌岸然的喜剧演员,因此她憎恨德行和做戏。这个注重实际的女人十分敏感,她生活在粗野的唯灵论者的家庭,感到茫然不知所措,于是笃信起伏尔泰的宗教怀疑思想,以示对抗,尽管她并没有读过伏尔泰的书。她娇滴滴,胖乎乎,活泼诙谐,但愤世嫉俗,绝对否定一切;她双眉一拱,隐隐一笑,就把别人向她表示的一切热情化为齑粉,而不为人所察觉。否定一切的猖傲和拒绝一切的自私占据了她的整个身心。